春秋戰國異辭

二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二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魏

史魏世家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絶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滅魏鄭玄詩譜云魏姬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

焉以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名犨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

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
親附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
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
卒而六卿强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
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
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
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其後十
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

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襄子魏侈

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魏

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

侯都都一作斯

世本　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武仲生莊子

絳莊子生獻子荼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襄

子生桓子駒桓子生文侯斯世次與史記不同

文侯

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史魏世家

六年城少梁史魏世家

八年復城少梁史記年表

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史魏世家

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史魏世家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史魏世家

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 淮南子人間；又説苑貴德語稍畧與國策小異

地志 靈壽 樂羊為魏將伐中山文侯封之靈壽子孫因家焉樂毅其後也

韓子說林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

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說苑復恩）

又（呂覽樂成）

史（樂毅傳）初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衛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同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

治

史魏
世家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文侯弟名成璜一作黄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

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韓詩屈侯鮒作趙蒼）臣何負於魏成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

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史魏世家　又韓詩卷二畧同　漢書儒家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說苑臣術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

相置於李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内踈不謀親如臣踈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璜翟璜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李成子為相翟璜作色不悦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

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為相翟璜不説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内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知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

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黄迮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璜默然變色内慚不敢出三月

呂覽舉難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決以問李克李克對曰君欲置相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璜進

之以樂騰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又新序卷四樂騰作樂商

韓子內儲下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與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二十一年魏韓趙列為諸侯

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

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以上魏世家

卜子夏衛人孔子沒退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梁之東北鄉有受子鎮相傳即其哭子處廣輿記山西云今太原府文水又

縣有隱泉山一名陶山卜子夏書隱此

子夏作壤室編蓬户弾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尚書大傳

禮記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

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
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
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
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
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
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
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

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磬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

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青白衣一作錦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說苑復恩）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隣諸侯之患國有愽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

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内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說苑權謀

高士傳　東郭順子魏人也修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為魏文侯師友侍坐于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田子方名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

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自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直為我累耳又莊子田子方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璜乘軒騎駕出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翟璜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

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璜翟璜乘軒車載華蓋黄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璜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璜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

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轝之厚也翟璜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璜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

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禄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說苑臣術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歸心焉 韓詩卷八 淮南子人間

高士傳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於魏皆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亦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

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地一作勢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

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呂覽期賢又新序卷五又淮南子修務語稍別司馬唐且作司馬庾

呂覽尊師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

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于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

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脱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史魏世家

韓詩卷九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

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
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説苑尊賢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
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
待我朝歌太子不説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
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
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
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賤者若不

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
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悦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
曰為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為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為子
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
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曰子大夫何為其
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
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
後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令太子擊前

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書之說苑敬慎

韓非子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漢書道家鄭長者一篇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

受令汝欲官則相位欲禄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楚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呂覽下賢又說苑尊賢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

侯嗜晨鳬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鳬獻于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鳬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

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

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說苑奉使）

韓詩（卷八）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為嗣

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未有所使也倉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雁遂求北犬晨雁賫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雁使倉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遂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倉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倉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

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倉唐曰令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倉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列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揺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

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為嗣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今相州）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

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製新繒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取之多持女遠逃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

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
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觀者
二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年七十從弟子女千人千一作十
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
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父老曰是女不
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
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
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

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向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

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以足富史滑稽傳補

史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

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說苑政理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

為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
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
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
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
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
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淮南子人間
西門豹為鄴令清尅潔慤秋毫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
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

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之矣願請璽復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韓子外儲左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乃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韓子內儲上

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韓子觀行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熟自三餘三百

石上糴二而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下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上熟之所斂而糴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具律令之名例律也前漢志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

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畆歲收畆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碩除十一之稅十五碩餘百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碩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文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比比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今糴至於甚貴

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碩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計人終歲長四百碩官糴三百碩此為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也終歲長三百碩官糴二百碩此為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碩自倍三百碩終歲長百碩官糴其五十碩云下熟糴一謂之中分百碩之一也小饑則收百碩收三分之一中饑七十碩收二分之一大饑三十碩收五分之一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

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杜氏通典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韓子內儲上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

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也韓子外儲左漢書法家李子三十二篇名悝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李克當作李悝而白
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熟取穀予之絲
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
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至卯有水
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
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
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

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之告矣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史貨殖傳）

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不信人讒也（鄒陽上梁王書）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臣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

收數足矣鄰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金樓子同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者左右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 韓詩卷九按此等語屢見轉相附會耳

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淮南子人間）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雕

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不能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說苑

反質

魏文侯問於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修竽琴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求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說苑政理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

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師語矣（韓詩卷八）

魏文侯問里克曰（呂覽適威篇文侯作武侯里克作李克）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

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也韓詩卷十　又新序卷五　淮南子道應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象犀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

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失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吴起於廟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吴子圖國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

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姓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

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史孫吳傳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皆以為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

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韓詩卷八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說苑尊賢淮南子道應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釂者

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
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
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君亦不易
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
公乘不仁為上客說苑善說

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
座任座曰君不肖主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
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見也

任座趨而出次及翟璜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璜對曰奚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尚在於門翟璜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文侯曰微翟璜則幾失忠臣矣吕覽自知

新序一卷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

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璜璜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我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曰善復召翟璜入拜為上卿

事同而二臣互異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

人韓子外儲左詳國策少異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爪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何得於箕季乎文侯曰吾一見季而得四焉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云固然者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豈不能具五

味哉教我無多斂于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吾何無得
於季哉新序卷六
師經皷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
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
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
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
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
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

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說苑君道與師曠晉平公事相類

十二國史　周師經仕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躭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捨之懸琴於壁以為戒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

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新序卷二

魏文侯御廪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

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令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于四海之内諸侯藏于境内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于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說苑反質

莊周貧者往貸粟于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

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大息謂
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
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
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
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大
侯于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說苑善說

說苑　高平王遣使者從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
租收邑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

張口謂臣曰吾窮水魚命在呼吸可為灌乎臣謂之曰待吾南見河堤之君決江淮之水灌汝口魚曰為命在須臾及須江淮之水比至還必求吾於枯魚之肆今高平貧窮故遣臣詣君貸粟及須租收粟至者大王必求臣死人之墓 藝文引亦莊子西江之說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沖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

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劒刎頭腐肉暴骨于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絶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悦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于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說苑奉使）

繹史　褚少孫補史記云淳于髡獻鵠於楚又韓詩

云齊使獻鴻於楚事俱相似殆相涉亂也

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

三十二年伐鄭　城酸棗　敗秦於注

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

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

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紀年云五十年卒子擊立是為武侯以上史魏世家

紀年　魏文侯卒大風晝昏在位五十年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二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三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燿撰

魏

武侯

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史魏世家

魏武侯問元年於吴子吴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

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說苑建本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

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陣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武侯問

曰願聞陣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隣國則戰已勝矣吳子圖國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脇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絶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

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德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

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戰習于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

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彼武侯曰善（吳子料敵）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知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

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鋭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吳子料敵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

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衆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郤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陣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

子之兵吴子治兵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𤣥武招揺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武侯問曰凡蓄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温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鬛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

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吳子治兵

二年城安邑王垣

七年伐齊至桑丘

九年翟敗我於澮　使吳起伐齊至靈丘　齊威王初立 以上史記魏世家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起事魏文侯時為西河守文侯卒又事武侯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史孫吳傳 又說苑貴德 國策畧同

武侯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鋭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也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衆可獲吳子論將

吳子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

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持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

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壙野十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死賊率以討之故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

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尉繚子　吳起臨戰左右進劒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刄此將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

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
也非吾令也斬之
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
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
十五年敗趙北藺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
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於是乃倚一
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

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韓子內儲上

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為魏武侯西河守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表柱也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長大夫上大夫也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

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表深植而不能僨不得其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矣呂覽慎小

韓子外儲左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吳起懷瘳實而吮傷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

創而父死於涇水之戰令是子又將死也吾是以泣

又說苑復恩畧同

吳起謂商文曰（吳起衛人為楚將又相魏為西河太守商文葢魏臣）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

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也（呂覽執一）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韓子外儲左）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朝一作退朝下同
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
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
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
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己而羣臣
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則羣臣莫能
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也莊王之所以憂而
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

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新序卷一　又荀子堯問　又吳子圖國稍畧）

呂覽（驕恣）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背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立有閒再三言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主之所憂也而君獨伐

之其可乎武侯曰善
吳起行魏武侯送之絶河西與起相辭曰何以治西河
對曰以忠信呂氏春秋
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
吳起治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
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
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
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

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呂覽觀表又長見篇

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公叔韓之公族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

令公主怒而輕君吴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吴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史孫吳傳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掔好惡掔音牽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

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横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

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
曰子不聞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
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
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
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踉欲行貌位處也言欲行且止）聞人足音跫然而
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
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莊子徐無鬼）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

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惟君所病之何也人則不病而君獨病之何哉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

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有為而形者能造其形於外若心執定而不化則有攻伐之形心為物所變亂則有戰鬬之形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鶴列陣名麗譙樓名錙壇祭祀之地言人心若苟與物鬬則一室之內無非爭奪之境兵騎之象無之者去其心中之兵也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

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

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莊子徐無鬼

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是為惠王史魏世家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三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馮國柄